

林彪要“复礼”就是要变天

——黄冈县回龙山公社贫下中农声讨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编者按：历史系73级工农兵学员和部分教师，最近到黄冈县回龙山公社，与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一起，深入批林批孔。他们办起了批林批孔专栏，连续召开了批判大会。回龙山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联系自己亲身经历和阶级斗争实际，深刻、有力地揭露、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现将回龙山公社贫下中农和干部的发言稿摘登如下。

绝不允许林彪搞复辟

回龙山公社三大队贫农女社员 沈平贵

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解放前，我老婆二家前后有十口人，为林彪家累计干了113年长工。提起林家对我们穷人的剥削和压迫，三天三夜也诉不完。

我二十岁进林家布厂当筒子工，每天累得死去活来，也填不饱肚子。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来后，林彪的父亲林明清逃到湖南衡阳，继续开布厂，把我也带去了。林明清的心肠真比蛇蝎还狠毒，恨不得把我们的骨头都榨干。以前我们一天要倒十二扒纱才给饭吃，随后增加到二十四扒。我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干活，一直熬到夜里十二点才躺下。后来他又逼我们一天倒三十六扒纱。我拚死拚活，一天干下来身子就象散了架似的，也倒不了三十六扒，林明清拍着桌子大骂：“给我滚出去！”我没有办法，走时想跟他要点盘缠，得到的又是一阵“滚”！我在林明清的布厂干了四年，没有得到一分钱，就被一脚踢了出去。这就是林家从孔老二那里学来的“德”和“仁”，这就是林彪要复的“礼”！

过去的生活，比黄连苦；现在的生活，比蜂蜜甜。可是，林彪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却妄想复辟，叫嚷什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我们贫下中农亲身饱尝了林彪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最懂得林彪的“礼”是什么味道。他的“复礼”，就是复辟，就是要让那些大大小小的林明清再骑在我们头上，吸我们的血，敲我们的骨。我们贫下中农坚决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林彪想搞复辟，这是梦想！我们坚决要把林彪和孔老二鼓吹的“克己复礼”批倒批臭。

林彪要举什么“逸民”

回龙大队党支部书记 林子山

一提起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我们回龙山公社的贫下中农个个咬牙切齿，怒火满腔！林彪与孔老二都是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家伙。孔老二要复辟奴隶制度，叫嚷“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也搬出孔老二“举逸民”的一套，在《“571工程”纪要》里，猖狂叫嚣要“对过去……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林彪要“解放”的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要解放大恶坝林庆甫，大刽子手何辅卿等地、富、反、坏、右这些贫下中农的死敌！

林彪的哥哥林庆甫，是投敌叛变、出卖我军曹指导员，当上国民党鄂东总指挥部少校副官的反革命分子，是横行乡里、霸占民妻、十恶不赦的大恶坝地主。一九五二年，黄冈县委依法逮捕了林庆甫这个坏蛋，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处决他，可是林彪一伙知道后，马上打电话到县委，威胁说：“死了要交尸，活着要交人”，并由他的臭老婆写信质问：“为什么要杀林庆甫？”在林彪的一手包庇下，林庆甫居然逃脱了人民的法网，还混入了革命队伍。对此，我们贫下中农肺都气炸了！这就是林彪要“举”的“逸民”。

林彪包庇林庆甫，林庆甫包庇牛鬼蛇神。举例说吧：国民党营长、沙河图伪乡长何辅卿，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曾一次就杀害我贫农团及地方革命干部八人。他与林庆甫狼狈为奸，血债累累，我们回龙山公社贫下中农对他恨之入骨，骂他是“何阎王”。一九四九年二月，何辅卿在沙河图被我军击溃打伤，林庆甫偷偷把他窝藏在家里，请医治疗，后来又费尽心机，把他送往武汉，改名换姓，逍遥法外。一九五二年，何辅卿自知末日来临，急急忙忙写了一封信给林庆甫：“弟之生命非常危险，何也？只因政府是人民政府，弟所干乡长之职，对吴、樊两姓及民众仇恨深……要你放我一条生命，还要在二老爷（注：即林彪）面前谋一啖饭之所，而后不忘恩德。”看吧！这就是铁证！林彪就是这些杀人魔王的总后台！这也是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

一九四九年，林彪在武汉，专门派了两部小汽车，把地主分子林贾氏（林彪的叔伯嫂嫂）、林善甫、林清元、林华甫、卢献之接到武汉去，设宴招待，成为林彪的“座上宾”。林彪同他的臭老婆出门迎接地主分子林贾氏，拉着林贾氏的手，亲热地招呼说：“贾姐，你来了。”对这些吮吸人民血汗的地主分子，林彪热情至极，同坐一条板凳，同唱一个腔调，走的时候还送林贾氏六十万元（折合现在人民币六十元）。这些地主分子回到回龙山后，狐假虎威，专横拔扈，气焰非常嚣张，不服我们贫下中农的管制，胡作非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猖狂地进行复辟变天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借口贫下中农在破四旧中砸了狗地主林庆甫的大轿子，说是“抄了林×××的家”，要“砸烂”我的“狗头”，纠集了一些人，把我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游街、斗争，拳打脚踢，毒打了几次，还扬言要把我“判刑”。广大贫下中农，群情激愤，有的气得流下了眼泪。大家对不明真相的人进行了团结、教育；对一小撮阶级敌人，贫下中农抄起铁锹、扁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落得个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我们回龙山公社的贫下中农人心大快，拍手叫好。而这些地主分子却惊恐万分，到处造谣言，胡说中央文件是假的，竭力为林彪翻案。

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回龙山公社的贫下中农首先不答应！林贼要“举逸民”，我们就针锋相对，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

回龙山公社五大队一队社员 黄贤旺

林彪不读书、不看报，却大讲孔孟之道。他安的什么黑心肠，我们贫下中农早看透了。

解放前，我的爷爷、婆婆、父亲、母亲都在灾年活活地饿死了。我无法生活，十四岁就到林彪家当长工。他的父亲林明清自称是个“道义人”，其实这是骗人的鬼话。他家开布厂，收地租，雇工81人。他们柴不拣，草不挑，天天吃的是鱼、肉、酒。我们长工受尽剥削，顿顿连咸菜都难到口。我在他家干了20多年，挑脚、抬轿、砍柴、修塘……可是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还是两手空空。有一次，就是林明清这个狗地主，要我们给他修一条塘岸。他假惺惺地说：“包给你们136元，让你们过年分几个钱。”我们32个长工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零三天，才把塘岸修好。可是一连下了几场大雨，塘岸冲坏了一小点，林明清知道了，不但不给我们钱，还大骂我们把塘岸给他弄坏了。就这样白白地给他干了一个多月，一分钱也没有。碰到他家活少的时候，就把我赶出来，逼得我去讨饭。这哪有什么“道义”？

每年冬月十五，林家的族长、林彪的大伯父就要我们四个长工用轿子抬他到六十里远的孔“圣庙”祭孔。去那里的都是大地主、大恶霸、国民党的县长、区长、保安队的团长……这些骑在我们头上无恶不作的恶棍，屠杀红军和革命群众的刽子手。他们一个个在孔老二的像前磕头作揖，五天一拜，敲锣打鼓，搞得乌烟瘴气。这些平时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拜“圣人”，敬“圣人”，为的是要我们服服贴贴受他们的剥削。他们尊孔，为的是骗人、吃人！

我们受尽了苦难，最知道林彪讲的孔孟之道完全是压迫之道，吃人之道，复辟之道。他想开历史倒车，让我们重新做牛马。想起我爷爷、婆婆、父亲、母亲在旧社会惨死的情景，想起我给林家当长工的日子，我肺都气炸了。林彪搞复辟，我拼出命来也要和他斗到底。

“天命论”就是复辟论

回龙山公社贫农女社员 林莲英

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制，拼命鼓吹“天命论”。解放前，我们这里的地主恶霸也讲儿“女前世修，种子隔年留”，说什么“有钱有势是八字风水、坟山占的好”。他们用这一套孔老二的唯心论来毒害、欺骗我们，怕我们贫下中农起来造他们的反。

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地主、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我们。我父亲白天在贩里劳动，晚上还要给林庆甫（林彪的大哥）的布厂织布，一夜干到鸡叫，才赚到升把米。干了十几年，落得个肺病。母亲日夜的干，到四十多岁，两眼也瞎了。就这样，还是养不活一家。三个姐姐刚生下来都闭死了。我八岁起给地主家放牛，起早摸黑的干，狗地主还骂我“头上一伞（骂我披头散发），脚上两块板（骂我打光脚），身上油塌管（骂我身上脏）”。旧社会，妇女更是被看不起，狗地主说什么“养顿豆不能完粮，女儿不能养娘，”我们贫下中农说：不是命不好，更不是妇女没有用，是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我们，我们才养不活

自己，更养不起爹娘。

解放了，我们翻了身，过着幸福的生活。几代没读过书的穷人家也出了一个大学毕业的弟弟。连我现在九岁的女儿，也读书。我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姐姐，入了党，当了国家干部。我也参加了党。没有“天命”，只有革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起来革命，推倒了三座大山，我们才翻了身。

林老二（林彪排行老二）这个叛徒、卖国贼，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和孔老二一个样，鼓吹什么“天才论”，“天才论”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纲领。他说什么他的脑袋比别人生的好，是他爹妈给的。我们回龙山公社的贫下中农最了解他爹妈是什么东西，也最了解林老二的脑壳和他的爹妈一个样，都是满脑子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斩草不除根，逢春草又生”。我们贫下中农决心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彻底肃清孔老二和林老二种下的一切毒根。

“仁爱”是假，“复礼”是真

回龙山公社三大队党支部委员、大队保管 林松林

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鼓吹孔孟之道的“仁爱”是有他的阶级根源的。

解放前，林彪的地主阶级家庭就是惯于用孔孟之道来欺骗和压榨我们贫下中农。他家里有一块横额写着“乐善好施”四个大字。看起来，林家象个非常“慈善”的人家。实际怎样呢？从他祖父起，就是靠剥削起家的。他父亲和他三个伯父都是开布厂、布行，是收地租、雇工的地主、资本家。他的胞兄林庆甫是个恶霸地主兼资本家。他们世代靠贫下中农的血汗养活了自己。我们回龙山公社解放前共有48户人家，除了六户地主，四户中农外，共有贫下中农38户，其中在他家卖工的就有24户，男女共61人。我家就给他们当过长工和租佃户。我父亲兄弟五人，就有四人给他家作过长工，前后合计卖工三十多年。1941年，林庆甫在八斗湾买了二十亩田，假仁假义地对我父亲说：“你这一大家人，没有田种怎么养活呢，我这田给你种吧”！二十亩田规定每年交租四十石，而且是“天干不减”。从1941年到1944年连年干旱，1944年更是旱得颗粒无收，非常发愁无法开锅，哪有谷子交租呢？林庆甫派人把我父亲叫去逼租，大骂我父亲不识抬举。我父亲要求把租减一点。他说：“腌菜熬豆腐，有言在先，没有谷子交钱，限你四天内交齐。”我父亲气得吐血，没办法，只好把祖辈种的屋前后的四颗大树和一头猪卖掉，又借了高利贷，才算还了他这笔阎王债。父亲非常悲愤地说，情愿去卖工讨饭，再也不能种他家的田了，再种下去咱们连屋也没住了。

林庆甫还依仗敌伪势力，强占了贫农熊志书的妻子，夺去志书九岁的女儿，害得志书妻离子散，孤苦伶仃，至今仍孤身一人生活。

林家血债累累，还在家里挂着“乐善好施”的招牌，真是不知羞耻。试问他们到底“乐”的什么？“好”的什么？明明是“乐”的横行霸道、强占民妻；“好”的是大斗进小斗出，敲骨吸髓！这就是林家的“乐善好施”。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仁爱”，就是出于他剥削阶级的本性。

林彪不是叫嚷他的万事中最大的事是“复礼”吗？所以，他的“仁爱”是假，“复礼”是真。我们回龙山公社的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最知道林家的根底，要用血淋淋的事实把他批判得臭不可闻。

（历史系七三级学员整理）